



石晓:艺术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艺术

江苏省国画院名誉院长赵绪成曾用两个字评价石晓,一个是“静”,安静的静;还有一个是“净”,干净的净。石晓的人物画,婉约、平和、宁静、流畅、清新,就如他本人一样脱俗、清逸。

近日,现代快报《艺·周刊》记者与石晓相约进行一次专访,在与他的交谈中,记者感受到了他对安逸、宁静生活的向往和坚持“为艺术而艺术”的纯粹绘画理念,充分体会到了他的“静”与“净”。
现代快报记者 杨於佳

创作:要表达出画家的内心

石晓性情温和,为人低调,平时他深居简出,只喜欢呆在自己的画室内,可以说是一位“宅男”。他喜欢安静,就如他画面表现出的从容自得、清逸宁静。“我一直认为,艺术就是要表达你自己的情感、你的日常生活、你的意趣梦想,包括你平时所有的喜怒哀乐,这些都是能在你的画面里感受到的。其实在我看来,绘画是很个人的东西,甚至是有点隐私的东西。现在,我们讲要观察生活、体验生活,但我们总是在向外看,我觉得观察应该是向内观察。真正的艺术不是你眼睛看到的东西,它是你的内心、你个人的东西。”

在石晓看来,画画的技巧并不是最重要的,重要的是要找到适合表达自己性格的东西。“技巧这个东西每个人只要经过长时间的训练都能拥有。技巧和表达是相辅相成的,你的技巧好,表达的东西也就很完美。但很多东西在我看来,它是单纯技巧性的、没有心灵的,也就是那种情绪的东西,它没有表达出来。我一直在努力追求表达心灵的东西,就是人家一看到作品,就能看出你这个人的灵魂。”

画面:要表现美好、优雅的情趣

现为江苏省国画院人物画研究所所长的石晓,是改革开放后江苏省国画院招收的第一期学员班学员。“我18岁就进了国画院,徐乐乐、常进、胡宁娜都是和我同一批的学员。我们到画院第二年就去敦煌写生了一个月,那时候的敦煌和现在可不一样。当时,敦煌所有的洞都开着,我们可以在里面随便画。国画院的学习都是从传统入手的,那时我就画了一批《高仕系列》的作品,比较偏写实。后来也画过其他系列,但现在一直坚持画的是《室内系列》。”

石晓的《室内系列》作品,早已在画坛名声鹊起。画面主要以花和女人为主,他笔下的女人大多含蓄优雅,如同梦境一般,呈现出最轻松、最纯粹的状态。“有人曾说我画的女人不够性感,其实我就是在尽量隐去这些东西,我不想通过女人表现出性感。在我的绘画里,我是把女人作为中性的東西去表达,就如一盆花或一个景物。我实际上是想通过这些媒介去表达一种优雅、一种宁静的气氛,我觉得这样的形式更能表达我的心境。包括后来画的《秋风系列》和《浴女系列》,虽然表现内容不一样,但主线还是一样的,就是要表现一种美好、安逸、温馨、优雅的情趣,这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种情绪。”

创新:要在艺术中找到自己

石晓的绘画中有吸引人的地方,就是那种“笔与墨会,是谓氤氲”。在他的绘画中很少能看到浓墨与线条,同时他又参考了日本浮世绘与西方的古典主义情趣,创造出一种亦中亦外的“新水墨”。“我的画你说传统也



《室内系列之一》

不传统,你说现代也不现代,我从不用线条。我国古代讲线条,一波三折,但在我的画中是没有这种东西的,我尽量把它都隐去了,我想让人看到的是一种气氛。其实在我看来,叫什么名字无所谓,‘新’和‘旧’就是一种手段问题。你只要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,然后不管是传统还是新水墨,只要表达出你自己内心的东西、你最本质的东西就可以了。艺术是多元的,你还是要找到你自己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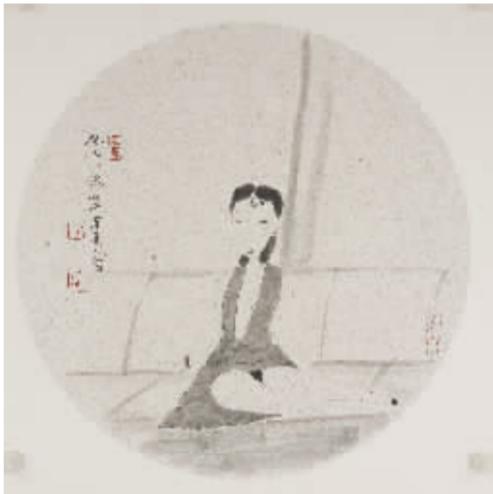
而对于创新,石晓认为所谓的创新,就是为了寻找一种更好的方法,使题材的含义能够更加贴近心灵。“我们现在天天都在讲创新,其实哪有那么多东西能让你每天都去创新,好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创新出来的。如果只是为了创新而创新,到最后就会很虚。其实写实也好、抽象也好,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无关紧要。我觉得创新只是找一种更好的方法,最后还是要表现出你的心灵。”



《室内系列之二》



《夏荫》



《美人图之一》



《美人图之二》

关于室内 关于石晓

□文/苏童

室内生活是人类生活最重要的场景之一,但恰好也是容易被忽略的,室内的光线是被墙木材和纺织品制成的窗帘所遮掩的。因此它隐秘、暧昧,真正的日常生活的面目,无论是美好的,还是狰狞的,无论是温暖的,还是冷酷的,都在这里轰轰烈烈地展开,带着人世间特有的气味,还有温度。

描述室内生活,不需要勇气,但需要的远比勇气复杂,也许复杂性在于空间的狭窄,使得观察者的角度难以取舍,也许不仅是观察的角度,更复杂的是一种适宜于观察室内的心情,这心情是神奇的灯光,照亮室内的某部分,努力地表白这一部分,让另一部分沉在阴影中,听候下回分解。

人们经常说,愤怒出诗人,说的也是心境与艺术的关系。不言而喻的是,从愤怒出发,从不安出发,甚至从恐惧出发,都可以到达艺术的核心,但东方思想从来都是在孜孜不倦地表达某种安静,尽管在安静时堆积在暗处,意义不详,你甚至可能在乡村简陋而嘈杂的小卖部门上看见那么一个条幅,“宁静致远”,这不值得讥笑,它让人看到了某种执著的东方美学扎根人心的一面,似乎也是生活的座右铭,人们努力地追寻着静和远的关系。

石晓的“室内”是一个女人和花的世界,它天生是温暖的,洋溢着春天的气息,有点颓废,颓废得安静、自然,有点理直气壮。那安静匍匐在明亮的室内世界里,安静中似乎有什么在动,是微微的一种骚动,这骚动被克制了,但无处不在的女人体泄露了天机,花丛中有欲望的暗流回旋,那就是来自室内的欲望。

欲望是可以被描述的,看你怎么描述,从欲望出发描述欲望,是一种常见的方法,可以尖锐,可以粗暴,直接抵达欲望深处,但很明显那不是石晓的角度,也不是他的心情,所以我们在他的室内系列中,发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叙述角度,他是从温情和爱意出发,表达那欲望的,那欲望是混沌于花丛中,成为其中一朵隐藏最深的花朵,这一朵花,其实是向着室外开放的。

花非花?这恐怕不是石晓的意思了。也许是安静的天性,石晓始终热爱室内生活,也许一直热爱室内生活,石晓从年轻时就安静,现在更安静了,也许是安静塑造了他为人作画的品格,他比年轻时更加敦厚了。但温柔敦厚不是艺术的财富,石晓一定是很清楚的,因此他在室内就地掘金,室内的光线自有它的奥秘,在这样的光线中探究静和远的奥秘,那么多的奥秘可以言说吗?

奥秘总归是可以言说的,看你怎么言说。

被遮掩的室内生活其实是我们生活的重心,发现它的秘密也是发现生活的秘密,我们一次只需发现一个秘密,而用女人和花去表达这个秘密,也许是我们能设想的最美好最温馨的表达了。